樸學齋叢書

第二集

中庸新解
大學新解

十六





中庸新解

唐文治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中庸新解自序

中庸一书。以今日之学科论之。是政治哲学。儒家之孔子。是伦理的政治学。其
学说散见於六经。处处皆然。而礼记中之中庸。尤其是伦理的政治学有统绪表
见者也。礼记一书。虽记於汉儒之手。要必出於七十子之所传。吾人今日读古
书。不徒在考本子上为真伪之考证。要必在事实上为有用无用之分别。其郊
天社地之礼。朝会聘问之礼。冠昏丧葬之礼。乡饮酒乡射之礼。纵考据其的确。
不过深知古代风俗之习惯而已。其[illegible]者。知今时风俗之习惯沿古代风俗
之习惯爰是而知。　不能以古代之礼文。用之於今时也。盖礼之有时代之因
革。而礼意无时代之损益。中庸一书。是政治哲学。所言多是礼意。即是政治之
原理是也。吾总理有言。政治方法。固要取法於西洋。政治原理。中国且超过於
西方之上。何谓政治原理。即礼意是也。郑目录云。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
也。儒家礼意。完全在一中字。说文。中。和也。(按错述、从口。丨上下通。表示此环
境之内。本之於中。故能行之而和。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谓。不偏不倚。空

間之中也。無過不及。時間之中也。和則由中而和。未發謂之中。性也。就寂然不動言也。已發謂之和。情也。就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言也。故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其本不能自立。其道不能自行。達道非率性之道。是修道為教之道。由大本而為達道。此所以繼續可用。說知庸用也。以用以庸。庸猶續也。行而繼續謂之庸。此中庸之大意也。中庸之所繼續可用者。在於修道之謂教一語。全書所言。皆從修道之謂教一句而出。此為自來說中庸者所未注意之處。自來說中庸者。皆注意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二句。不知性是生生之謂。教曰命。道是本生生之理而為生生之事。故曰率性。性與道。是自然的。而非人為的。自然之性道。中外古今人。雖稍有不同。而初無大異。人為之教。中異於外。且今亦異於古。兩方以道為教。中國古時以修道為教。以道為教。立腳於物質。及努力於物質之發達。而其用之於政治也。只有兩條路發展。一則注滿集中。而為資本主義。一則經濟支配而為共產主義。物質發達之極。終不免有衝突之起。吾人試一平心思想。自物質

文明發達以來。至於今日。人類所受之幸福。與人類所受之痛苦。兩兩相比。当可知其詳實。由今日以推至後日。幸福固日增加。而痛苦亦與之日增加。再過五百年。至多一千年。物質文明必有破產之一日。此自然之理也。修道為禮教。而以禮為物質之緩衝。既非純然的經濟集中。亦非純然的經濟支配。不離開生活。而亦不泥生活。所謂中也。不離開。不拘泥。一以禮為準繩。則由思想之中而發為行為之和。彼此各自展開。而不衝突。兩利俱利。今於易文言利者義之和也之意。此所以為禮教通達之道。非物質衝突之道。時時因其道而修之。有一定不易之禮意。無一定不變之禮文。此君子所以貴時中也。中庸一書。所以救物質文明發達至於極点之弊。而為研究政治學者所當注意者也。

或問曰。中庸一書。諸語可行之於今日乎。則應之曰。讀古書當立脚於今日之思。固不可在書本上討生活。如漢學家之說考據。宋學家之辨義理。尤不可以今文學家而有牽强附會之談。更不可一知半解。摭古書中一二語。比於今日之事而演說之。举今日之一二事。比於古書之語。而夸張之。要深通古書中之理。

說明曉今日之事。其意義不可用於今日之，其意義可用於今日者取之，取其意義而不泥於文辭，不僅讀中庸然也。如中庸書中，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四句。我輩今日讀此四句，當本此以為作人之準則。祖述堯舜者，守古時聖賢之道德也。憲章文武者，遵當今國家之法律也。上律天時者，知有時間也。下襲水土者，知有空間也。道德、法律、時間、空間，四者，為作人所當時之遵守。今之言道德者不知法律，而為一迂腐之人；言法律者不知道德，而為一刻薄之人。舊者不知有時間，為中國現代之古代人；新者不知有空間，為現代中國之外國人。不以道德、法律、時間、空間為作人之準則。令諸女讀中國書，讀外國書，皆是在書本子上討生活，而不能用也。

我作此中庸新解，并朱子章句三十三章為十章，自天命之謂性至萬物育焉，為第一章，言教之所由興與教之所極致，為一篇之總起。自仲尼曰君子中庸，至子曰道其不行也夫，為第二章，言中庸之道難知難能，所以不能行也。自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至唯聖者能之，為第三章，言知仁勇須備，而又持之以禮，不

為素隱行怪之事。如能合乎中庸也。自君子之道費而隱至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為第四章。言修道為教之理。並及夫婦父子君臣兄弟朋友之事。自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至治國其如示諸掌乎。為第五章。言修道為教之事。上至諸言五倫。此章專言父子一倫。所謂有父子而後有君臣也。自哀公問政。至誠則明矣明則誠矣。為第六章。言文武之道。布在方策。人者以困知勉行學之。括出其力學的方法。九經五達道三達德而歸一誠字。自唯天下至誠。惟能盡其性至故時措之宜也。為第七章。言誠之道。以及其用。自故至誠無息。至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為第八章。言天之誠。自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至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為第九章。言人之誠。自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至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為第十章。言人之誠合於天之誠也。我並非有意與朱子立異。因事理之自然。而為十章也。何謂立點於今日之立場。以今日之事。證之于古書之說。更以古書中之說。用之於今日之所托。事不外理。苟外事而言理。縱解析極其微妙。則近於空。離中而明庸如盤

不外事理。若外理而言事，縱措置極其幹練，則近於妄。斯庸而非中也。要知即理即氣即事即理即中即庸即庸即中。此中庸新解之微言也。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七月安吳胡樸安自序



中庸新解

涇縣胡樸安箸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儒家之天。是最高之主宰。而道由天出。道家之天。則由道而出。老子曰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道是最高之主宰。天由而出也。老子又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一、太極也。二、兩儀也。三、天地人也。要知儒家之天。與道家之天。同是氣象學之天。所不同者。道取儒家之道。在人倫日用事物之常。故僅推至氣象學之天而止。道家之道。乃宇宙之本體。無極是也。周敦頤太極圖說。雖本易繫辭。而曰、無極而太極。已受道家思想之影響矣。

說文。性、人之陽氣性善者也。生為善。（余有性善惡說一篇、生為善、殺為惡、言之頗晰、茲不詳）生之為性是也。性从心生。心古文作心。朱古文作朱。丹篆文作丹。心中一點也。動物之心。朱中一點也。植物之心。丹中一點

也。破物之心。一點是生機之始。瓜仁杏仁桃仁是也。性，生氣之未發而
含蓄於內者。未發為性。已發為情。情从心青聲。青从丹从生。根株是宬且色
發生之為言所以少年號為青年。情者，為艸木之芽生為青色，表見於外者
也。小爾雅：命，予也。自天之賦予言曰命。自人之受領言曰性。含蓄於內者
曰性。發生於外者曰情。
說文：道，所行道也。引伸為人所當行之事，亦曰道。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
有所當行之道。生活之路是也。率，述之借字。說文：述，循也。循性生生之氣
行其所當行之道。性是生生之氣，道是生生之事。
詩大雅烝民：天生烝民，有物有則。人之內部心肝脾肺腎，人之外部耳目
口鼻手足。以及皮毛筋骨肉血，有物也。耳能聽，目能視，口能言，鼻能嗅，手
足能行動，心肝脾肺腎，皆有一定之機能。以至飢思食，寒思衣，日出作，日
入息，有則也。此即天命之謂性也。又詩大雅烝民：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彝，常
也。懿，美也。淮南子：得天性謂之德。是德謂得於心。道謂見於行。必先有得

於心然後可見於行此即率性之謂道也孟子引孔子言為此詩者其知道乎之道即率性之謂道之道陳奐毛詩傳疏云上二句天命之謂性下二句率性之謂道也

說文教上所施下所效也道路人人共由之路不有以教之則不能各安其道教非別有所教即修道以教之也說文修飾也有修飾修治二義修飾其當行之路而試其正道修治其不當行之路而去其邪道也禮記禮運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大欲大惡皆是人性中所固有緣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制儀所以引導人性中之所欲除去人性中之所惡而納於軌道之中此即修道之謂教也史記禮書曰人體安駕乘為之金輿錯衡以繁其飾目好五色為之黼黻文章以表其能耳樂鐘磬為之調諧八音以蕩其心口甘五味為之庶羞酸鹹以致其美情好珍善為之琢磨圭璧以通其意體安目好耳樂口甘情好即率性也為之即修道也漢書禮樂志云人性有男女之情妬忌之別為制

婚姻之礼。有支易長幼之序。為制鄉飲酒之礼。有哀思死遠之情。為制喪葬之礼。有尊尊敬上之心。為制朝覲之礼。制之於典冊者謂之礼。施之於人民者謂之禮教。教以礼成。謂之王道。王道不外乎人情。即教本乎礼。礼本乎人之性。修道而制作也。荀子曰。礼起於何也。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限。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礼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不必窮於物。物不必屈於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礼之起也。荀子之論礼教。極為明白。知惟其就性善一方面立論。似乎對於性之認識。尚未圓滿。性者喜怒哀樂。皆不可見。有發而中節謂之和。為達道。即有發而不中節之。不知為不達道。中庸不言不達者。即達道。即制礼義以分之。養其欲而給其求。即已發之道也。以性可率而為道。道必修而始可為教。自来注者。皆忽略修道之謂教一句。而尤忽略一修字。注中雖知其成為玄理之空談。本書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此語深可味也。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今猶古也。中猶外也。豈無所異。雖修道之謂教。古與今、中與外、相異甚巨。道同而修不同。修不同而教不同。人不能離開生活。古今中外一致之道。中國古時修飾其生活之道而為禮教。節制其欲望。使人我之慾各如其分而已。男物質之欲望。為精神之欲望。此中國古時修道之謂教也。西方素野野之立腳於物質。努力物質之發達。以滿給人之欲望。此西方今日修道之謂教也。物質愈達發。欲望亦愈發達。致造成第一次歐洲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國近代雖學強克濟。禮教淺薄。精神上之欲望。尚未泯絕。一般人之腦海。自學些西方以知物質之發達。既不如人。精神之修養。又失。故我甚可懼也。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

道、是生活之道。人不可一日離開生活。故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天其生生不已之氣賦於人。人領受之而有生生不已之性。率循之而為生生不已之道。天不危。性亦不危。道亦不危。本書下文云。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

道人。不可以為道。故曰、可離非道也。此結上文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

兩句。自來解道字、皆以甚深之玄理釋之、而不知其非也。

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德於心者謂之德、得於事者謂之道。不睹不聞、是人所不知、己所獨知之地。所以行所修之道、必先於所修之道、得之於心。時時事事、戒慎。時時事事、恐懼。此修道之後、上有所施、下有所效時之用功也。荀子云、飢而不敢先食。將有所御寒、而不敢自衣。將有所讓勞、而不敢休息。將有所代、必不敢先食、不敢自衣、不敢休息之理、得之於心、而有所待、有所讓、有所代之見事。見之於外、戒慎恐懼於不睹不聞。君子畏所以威、風民畏、不必賴賞將卑之也。隱者、人所不知、己所獨知之地。不睹不聞也。見則人皆知之矣。微者、幾已發、尚未形之時、雖可睹可聞、尚非共睹共聞也。顯則事已形矣。未有隱而不見、知未有微而不顯也。使不戒慎恐懼於不睹不聞之地、迨其既

見既顯而已矣及知。是以君子必慎其独也。

喜怒哀楽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喜怒哀楽是七情之四。七情者、欲楽哀喜怒愛悪。欲為六情之總。能如欲則楽。不能如欲則哀。能如欲則喜。不能如欲則怒。能如欲則愛。不能如欲則悪。楽哀、由於己内發。喜怒愛悪、由於外来。喜怒屬於一時無意識的感觸。愛悪、由於繼續有意識的作為。茲不言欲愛悪。欲是情之總。故不言。愛悪是緣喜怒而起的。亦不言。喜怒哀楽情也。其未發、猶屬於性也。不言性而言中。如就將發未發之時而言也。謂之性、將發也不可謂性。謂之情、未發也不可謂情。性則無善悪可見。而為善悪之所由。中則自戒慎恐懼以致。而屬於善。故曰、天下之大本也。大本者、言為人之根本也。戒慎恐懼於未發之間自然能發而皆中節。喜怒哀楽發而皆中節、不言情而言和。蓋情屬於善悪両方面、發而不中節、亦是情。就善的一方面言曰和。故曰

天下之達道。達道者，言人人生活之道，古今行而无抵觸也。自君子戒懼乎其所不睹以下，皆修道謂之教，以明之事。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致，推而極之也。推中之大本，和之達道，教化人民，一人中，天下之人皆中，一人和，天下之人皆和。中和之極致，而天地位，萬物育。其感應有如是也。天地位和位，安其所也。以形象言，天為陽，地為陰。以事理言，環境即人生之天地。天下之人皆中和，各有各之職業，安其位而不遷，莫大平之環境也。故曰，天地位焉。萬物育者，遂其生也。孟子，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一人中和，而有不違農時，數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時入山林之政令，以至天下之人皆中和，而有不違農時，數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時入山林之事實，必有穀與魚鱉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之徵驗。故曰，萬物育焉。此言修道為教之效。此中庸全篇之總起也。

右第一章。言教之所由起。言教之所極致。爲一篇之總起。至第一章。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說文。庸。用也。从用从庚。庚。猶續也。言繼續可用也。中庸者。推天下之大本。爲天下之達道。而繼續用之也。庸訓常非是。時中者。不忘記時間。而處空之中也。是一時字。極爲要緊。學者注意時中。始可免讀死書之弊。忌諱之借字。說文。諱。誡也。爲語注。憚。懼也。無忌憚。無誡懼也。

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者。是孔子評論君子小人中庸之斷語。此言以中庸名篇。當是社會上。中庸已成爲一名詞。君子之行爲。固是繼續可用。以爲中庸。小人之行爲。亦自謂繼續可用。以爲中庸。孔子以一反字斷之。以見小人之自謂中庸。而非中庸也。君子之中庸。以時之中。所謂無可無不可。亦所謂可以行則行。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不僅空間之中。而又時間之中也。小人之中庸。則不但不時中。而又想心畏忌。無所忌憚。

（忌）憚、戒懼也。不戒慎乎所其不睹。不恐懼乎其所不聞。小人之不知其言

怒哀樂。發而不中節之不和。所以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也。王肅本、作小

人之反中庸也。程朱從之。實則反字不可加。上句是孔子之斷語。故曰小

人反中庸。下句是小人自以為中庸。故曰、小人之中庸也。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時中、為君子之中庸。無忌憚、為小人之中庸。君子是中庸。小人是反中庸。

可見中庸之德為至。中庸之德在一時宜。永平康宗之世。而耀武揚威也

非時中也。弱肉強食之世。而息撤國防也。亦非時中也。當其可之謂時。非知

之艱。行之艱。故曰、民鮮能久矣。能知、行之者寡也。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

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

道、是中庸之道。實即修飾生活之道為禮教。是知者行之太過。縟禮繁文。

流為虛偽。愚者行之不及。粗陋野鄙。安於樸質。賢者明之太過。遂為之鄙

西為之防。至於瑣碎。吾肯其明之不及。任心所安。隨意而動。至於意情行

属於禮教之行為而言。明属禮教之制作而記。今之極端宗法共產主義制度也。

敎於知者過之賢者過也。今之極端反對共產主義廢孔之教主思想者及

不肖者不及也。人民生活之道。經濟支配。固不足以解決經濟。道也更不足

以解決。以二者皆非中庸之道也。

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食必細嚼而有味。修飾之道。必細思而能行。今人之於食。皆囫圇吞下。莫

能知味。今人之於修飾之道。毫無忌憚。不戒慎乎其所不睹。不恐懼乎其

所不聞。雖人人自以為中庸。實則反夫中庸。此所以民鮮能也。今之一般人。

大之於政治上。次之於學問上。下小之於藝術上。粗心暴氣。思慮不周。皆是

飲食不知味之類也。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自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以下。此句是一章之總結。道是生活之道。今全

世界皆是為生活之競爭而努力。非知者賢者之過。即愚者不肖者之不及。知者賢者。對於愚者不肖者。非武力之壓。即用欺騙之侵略。知者對於賢者。則各不相下。互相戰爭。全世球騷然。此道之所以不行也。

右第二章。言中庸之道。雖知難能。所以不能行也。原二三四五章。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

此引舜之故事。言必如舜之知。始可用中也。好問。訪問賢者也。察邇言。不輕凡庸也。隱惡者。蓋其醜。不長人之惡也。揚善者。播其休。與人同善也。兩端。不但是非之兩端。即同一是。亦有輕重兩端之不同。執兩端而測度。取其中用之於民。此舜不自以為知。而卒為大知也。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此承上文舜之大知。言今人之不知也。不好問。不察邇言。自以為知。雖有

形之要援隘阱可辟。至形之要援隘阱必不可辟。目前之要援隘阱何
未來之要援隘阱必不知辟。亦或有一時擇乎中庸之道。守之不期月。仍
然被驅而卒陷於要援隘阱之中。以今日之事言之。如希勒拉、墨索里尼。
不曾驅德義全國人民於要援隘阱之中。而不之知辟。假使希勒拉、於恢
復第一次歐洲大戰之失地而止。墨索里尼、於征服阿西比亞時而止。則
德義兩國之強。可以常保。且希勒拉曾宣言收回失地而止。而竟黷武不
已。此亦擇乎中庸不能期月守之類也。

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此引回之事。言必如回之仁。始可守中也。中庸之道。知之難。守之尤難。拳
拳服膺。守而弗失。此孔子所以能守中也。拳拳服膺。滿腔天理之仁。毫無勉
強。拳拳乃敬持而自然之貌。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此承上文回之仁。言不能守之以仁。而中庸不可能也。中庸之道。極其難

能。人不能離開生活。欲於生活之道。在已畢路足。於人不侵。明有奉々服

膺之仁者。可以守之弗失。斷非逞一時之意气中。所可能。均天下國家。辭

爵祿。蹈白刃。事雖難而易。易可逞一時之意气。養從之士。嘗僞為中庸。事雖

易而守不。非有平日之修養必不能也。奉々服膺而弗失之。平日之修養也。

子路問强。子曰。南方之强與。北方之强與。抑而强與。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

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

流。强哉矯。中立而不倚。强哉矯。國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矯。國無道。至死不变。强

哉矯。

此引子路問强之事。以見大勇者。無論處何環境之中。皆有强哉矯之德。始

可中庸也。寬柔以教。平時之教育也。不報無道。臨時之行為也。南方風俗

文弱。雖非强之道。而君子居之。衽金革。平時好勇之習慣也。死而不厭。臨

時尚勇之气概也。北方風俗獷悍。更非强之道。而强者居之。南方過於柔。

北方過於剛。皆非中庸之道。和而不流。非南方之柔也。中立而不倚。非北

方之剛也。涵養剛至而發其中。富貴不能淫。固有道不變塞也。（俞樾禮記異文箋注：塞或為色，按俞說是。古是聲近之誤。鄭訓塞為實，義似未安。俞說可從。）窮困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固守道至死不變也。强哉矯。矯强貌。理義積於中。無乎平定於外。守地守時而不移。故強。曾子之所謂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此所以能中庸也。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此言動之以禮。不為素隱行怪之事。始能中庸也。素隱行怪。漢書引孔子曰。索隱行怪。顏師古注。索隱求室隱暗之事。按索是索之借字。說文。索入入家搜也。引伸為求處福。索求也。人每以中庸之道難行。而静不能以禮自持。不求隱暗之理。行怪異之事。以圖釣名於一時。傳述於後世。孔子自言其為絕之深也。君子遵中道而行。孳孳不息。不違不止。不像時人半途休止。孔子告顏回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視聽言動一

柔於禮。即是依乎中庸也。依乎中庸而行，不肯廢於半途。雖遯世而不為人所知，終不肯為素隱行怪之事。因欲名於當時，行述於後世。所以知者賢者過之，不能中庸，素隱行怪也。不肯中庸，惟聖者能之也。論語，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莊以蒞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舜好問而好察邇言，知及之也。於回得一善，拳拳服膺而弗失，知仁能守之也。子路問強，孔子告以強武矯，莊以蒞之也。素隱行怪，後世有述而弗為，因動之以禮也。知仁勇俱，而又持之以禮，此聖人也。故曰，唯聖者能之。凡在政治上，或社會上，時時事事，必須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蒞之，動之以禮，始能做一個完人。合乎中庸之道也。

右第三章，言知仁勇俱備，而又持之以禮，不為素隱行怪之事，始能合乎中中庸，以點上章中庸之難能，並教人行中庸之道也。必須如舜之知，回之仁，強代語之勇，而不素隱行怪也。原六七八九十十一章。

君子之道費而隱

君子之道。本修道之教以修身。道本不異穿衣吃飲。日日皆修而為礼教

則異矣。道本不隱。穿衣吃飲。人人所有。修而為礼教則隱矣。說文、費、散財

用也。儒家之礼教。墨子反對之。以其費也。隱者、儒家制礼。所以害人之欲

而給人之求。墨子之[illegible]節。其意甚难知也。儒家之礼教費財。則請节儉主義

者非之。故墨子非礼不肯行。又儒家之礼教。隱而难知。即請玉帛之礼。僅

知礼文而不知礼意也。亦不能行也。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

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

生活之道。夫婦之愚與不肖。皆可以與知能行。所謂道也。知不可須臾離

也。及其修道為礼教。雖聖人亦有所不知所不能。非聖人之自身不知礼

教。不能礼教。以其推礼教之極至。行之人者。或有所不知所不能。蓋衣食

是一人之生活。極其簡易。政治、是全民之生活。極其複雜。修道以教之。必

須周知民隱。而又大公無私。故有為聖人所不及知。亦有為聖人所不能

行也。生活為人生第一件事。全世界人民之一不與知。之一不能行。必如何

解決全民之生活。是全世界政治學也。經濟家也。尚未有一解決之方法。此

聖人亦有所不知也。即有解決之方法。如何推行。如何推行而有效驗。不

使今之世人能之。而最近之將來。亦無世人能之。此聖人亦有所不能也。

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恨。

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此地天之大也。人生於天覆地載之中。其生命皆是

得天之陰陽二氣以生。得地之水火金木土五行以育。然天地雖有雨露

之恩。不能不有寒暑水旱不得其正之事。而一遇災禍。人即恨之。以天地

之無私。猶不能免人之恨。政治上之首領。其至公無私。萬難及於天地。此

博施濟衆。堯舜猶病也。

故君子語大。而天下莫能載焉。語小。而天下莫能破焉。

語大。中生活之道。而大語之。禮教是也。緣人性而制禮。入於人之心。禮以

養民。視政以尊民。刑以齊民。其收效為巨。故曰。天下莫能載焉。語小。由生

活之道而小語之。衣食是也。衣食為人人所需。禮教即所以滿足人人衣
食之欲望。即有愚不肖。亦皆知衣食為切身之事。而皆從禮教得之。故曰
天下莫能破焉。莫能破者。謂禮教義其說不能破也。

詩云。鳶飛戾天。魚躍於淵。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
夫天地。

引詩以言上下察。（大雅旱麓之篇）上下察。而上文天地位萬物育之意。鳶飛戾天。即上察也。
魚躍於淵。即下察也。以男田豈十語。有男女同居之需要。而有夫婦。政治起
自夫婦。（易觀念所著儒道思想說儒家之緣起論）故曰。君子之道。造
端乎夫婦。易序卦云。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
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此即夫婦為政治之造端也。察際也。
際至也。禮義之極至。上際天。下際地。管子內業篇云。上察于天。下極于地。
雖而予不道訓。施于四海。察於天地。皆此謂也。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

修道為教之道。緣人性而制。禮本不遠於人。後之人泥於禮之不明禮意。繁禮好文。矯揉造作。流於虛僞。不合人性之本然。是人之為道而遠於人也。論語。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言玉帛之文非禮。故曰不可以為道也。

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

此引詩豳風伐柯篇。以證以人治人之道。執柯伐柯。其則不遠。以人治人。其道不遠。睨而視之。猶以為遠。知以喻以人治人。知當小心謹慎。不能自以為以人治。而無不可治也。禮雖緣人性而制。然是修飾其當行之路。而記正道。修路其不當行之路。而去邪道。人之欲望。易即於邪。雖以人治人而猶遠也。以人治人。改而止。知言以人治人。而改其邪道。必其人能改則止。不可半途而廢也。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中心為忠。由於己也。如心為恕。推己也。此中以人

治人之實在。必先盡己之心在我。然後推己之心及人。忠恕可推天下之大本。恕可推天下之達道。忠恕雖非道。能忠恕。則盡去道不遠。故曰忠恕違道不遠。違道去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恕之實也。忠恕雖是兩件。其實則只是一件。必先能盡己。然後能推己。亦必能推己。然後可以真能盡己。下文言。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盡其性盡己也。盡人之性。推己也。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求責也。我所求於子臣弟友。知皆不能以之事父事君事兄先施之。是不能盡己。并不能推己也。五倫不言夫婦。知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前已言之也。礼是所行之道以教五倫。是教所施實之處。丘未能一者。非自謙之辭。聖人者勉之也。

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

不慥慥爾。
庸德庸言。即中庸之道。見之於言行者。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即不爲畧
不肯之不及也。有餘不敢盡。即不爲畧盡之過也。君子胡不慥慥爾。
王引之經義述聞。慥慥之言感也。急也。廣雅。感急也。直也。慥慥猶遽遽
勉不敢緩之意。猶言汲汲爾。言君子胡不汲汲自勉乎。廣韻。慥。言行急也。正指
此兩言行慥慥爾。言是去虛抛。王肅許家所注。較鄭義爲長。按王說可從。
言顧行。行顧言。正是勉不敢緩之意也。
君子素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管子水地篇。素也者。五色之質也。引伸爲樸。白虎通。其事素而不飾。注。素
樸也。又引伸爲本。廣雅釋詁。素。本也。素其位而行也。安其本然所居之位
而行。不敢乎其外也。無出位之思想。而慕乎其外。樸素之事也。素位之素
含兩義。於文字言。是本義。於意言。是樸義。
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

無入無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
上不怨天。下不尤人。
國家與社會之亂。以民不樸其質。多慕外之思想。而不肯安其本位也。行中
之庸道。只須各安其本位。再就本位而努力。素富貴而行富貴之道。如禹
思天下有飢者。猶己飢之也。稷思天下有溺者。猶己溺之也。不傲不驕不
淫已也。素貧賤而行貧賤之道。如顏子簞食瓢飲。在陋巷。不改其樂。原憲
三旬九食。曾子居出金石。不憂不諂不移已也。素夷狄而行夷狄之道。
如文王爲西伯。耕者皆讓畔。民俗皆讓長。不停隨其俗守道不改已也。素
患難而行患難之道。如子路正纓而死。不行險苟不倚。守死不畏已也。無論環
境若何。無入而不優游自得。有忍殺之行爲。視民如傷。在上位自然不陵
下。有履危之恐操。以道自樂。在下位自然不援上。正己不求於人而人化。
此行乎夷狄之道也。不怨天不尤人。守死存道。此行乎患難之道也。凡此
皆所以子素位而行也。

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

易、平易坦易也。居易者、以坦蕩之心。處平易之地。此所以能素位而行也。天之所賦予曰命。引申非己所能自主者、一如天之賦予。亦曰命。最自己所能自主者。故居之。命、是己所不能自主者。故俟之。居自己能主之常。而俟自己不能主之命。君子所以坦蕩蕩也。險、易之反。徼、求也。幸、謂不當得而得。小人不能素位而行。時時願乎其外。所以陰險之心。行危險之地。求不當得而得之事。小人所以常戚戚也。此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之實也。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小雅張布謂之侯。侯中謂之鵠。鵠中謂之正。正鵠、射之的也。禮記射義。射者、仁之道也。射求正諸己。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孔子之言。與射義相同。子思引之。重在反求諸其身一句。第二章言中庸之道。難知難能。第三章言必知仁勇俱備。而又持之以禮。不爲素隱行怪之事。以證中庸之道難知難能。然而不難。只要素其位而行已矣。

素位而行。不必他求。要只反求諸其身而已矣。

右第四章。言道為教之理。畧及夫婦父子君臣兄弟朋友之事。右十二

十三十四章。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詩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子曰。父母其順矣夫。

此章言誠意正心修身。是修道之教之尽於在己也。此章言齊家治國平天下。是修道之教之尽於在人者。君子之道。造端於夫婦。夫婦為人倫之本。因総言之也。宜爾室家。樂爾妻帑。夫婦為家庭之本。別言之也。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引詩小雅常棣篇。以明和好之家庭。自夫婦又引孔子言父母其順矣乎。以見家庭和好之極致。此礼教之初步。

皆是以礼教組織家庭之事也。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此由家庭推充為宗族也。由家庭推充為宗族。存於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宗族之所自起也。尊祖而有祭祀之礼。鬼神之德也。言所祭之祖也。其盛矣乎。其盛矣乎、歎美之辭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也。言祖之形不見、声不聞也。體物而不可遺也。言祖之神靈無乎不在也。齊明盛服以承祭祀也。言祭時之形式莊嚴也。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也。言祭者之精神与祖之精神冥相接也。宗族社會之祭禮如是。

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掩如此夫。

引詩大雅抑篇。以叹致祭之誠也。格、格之借字。格、至也。矧、況也。射、斁也。斁、厭也。言祖宗来享。其神靈不可測度。祭者豈可厭怠而不敬。若敬存之於心。而莊嚴即見之於貌。存於心雖微。見於貌則顯矣。未有微而不顯者。此誠之不可掩也。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言舜之治國平天下。由於舜之誠。正心修身齊家也。父頑、母嚚、象傲。克

諧以孝。此舜之所以為大孝也。德為聖人。誠意正心脩身齊家也。尊為天子。

富有四海之內。謂因平天下也。宗廟饗之。子孫保之。垂令名於無窮也。

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

此言脩道為教。易物皆之欲也。為精神之欲也。能操必得[illegible]之[illegible]也。因舜之大孝而暢言之。大德者精神之脩者也。必得者無疑義也。必得其位。上文尊為天子也。必得其祿。上文富有四海之內也。必得其名。上文宗廟饗之也。必得其壽。上文子孫保之也。舜以匹夫而有天下。不以武力得之。而以大孝得之。不修得位祿。且得名壽。不曰俱曰得。而曰必得。人之欲位祿名壽者。可不自勉力於脩道之教乎。

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

因材而篤。天生物之常理也。栽者培之。非私恩也。以其本固也。傾者覆之。非私仇也。以其本不固也。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必有即必得之意。以天之生物。因材而篤。證大德必得之理。

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之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

受命。

引詩大雅假樂之篇。再證必得之理也。嘉樂之君子。有顯顯之令德。宜民宜

宜乎人民。必然受祿於天。受祿于天之後。天必然保佑之。且必然申命而

保佑之。本修道之教。以之誠意正心修身齊家。宜民宜人必得。故曰。大德者必

受命。不僅是尊美之辭。所以為勉人言也。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父作之。子述之。

上言處家庭之交。而能齊家。此則言處家庭之常。而能齊家。以修道為教

致力之宏。周之業。大王得之。王季承之。武王成之。文王以王季為父。以武

王為之子。雖未有必得之事而已有必得之理。故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是道之得於

心者。周遍而充滿也。

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為天子。

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此言武王之必得也。纘繼也。緒業也。鄭玄云。衣讀如殷。聲之誤也。爾雅釋詁。戎大也。壹戎衣也。實用兵以伐大殷而殪之也。司馬光中庸廣義曰。壹戎衣也。愚言武王取天下之易耳。朱熹中庸章句。言一着戎衣以伐紂也。但此無關大義也。又愚考按家之手執耳。要之是言武王伐殷而有天下。而身不失天下之顯名也。武王雖以武力取天下。而繼志述事。仍不出於孝之行為。雖不言有大德。而不失天下之顯名。則必有得於心也。而況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乎。此所以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一如舜也。

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鄭玄曰。末猶老也。閻若璩四書釋地。據周本紀。載武王初得天下。告周公旦

曰。維天不從殷。自發未生於今六十年。是武王生。當殷帝乙十一年庚辰。受命有天下。年六十有七而崩。乙丙年六十六。故曰老。据闕氏所考。未受命、言老年受命也。禮至周大備。多出於周公之制作。而亦有因夏因殷之習慣。追述大王以下。言葬祭之禮也。此即是所道為教之禮文。宗法時代尊祭之禮。極為要。言在制禮之初。且有深意。即遠孫為繼禮繁文。而即於儀。故學子課之。禮書千古不變。禮文隨時而變。故凡關於禮文之處。皆不解。以其不適行於今也。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繼志述事為達孝。所謂天下之達道也。達孝在於繼志。尤在於述事。毛奇齡曰。志、事之未行如事、志之已行如下文所言之禮。皆是所修之道。禮非一時可以完備。必經之述然後莫不燦然具備也。周自大王以來。至於武王。而有天下。至周公而制禮樂。其序具其流遠矣。

春秋修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

此周公所制祭祀之礼也。

宗廟之礼。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為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

宗廟之礼、是總。序昭穆、序爵、序事、旅酬、逮毛、是别。皆是修道而為之。序昭穆、辨貴賤、辨賢、逮賤、序齒。皆是所以為教也。今日時移勢易。断不能以古之礼為教。然不修生活之道為教。宜以生活之道為教。宜脚於經濟。為經濟之經濟中、為資本主義。固不足以言治平。為經濟之支配。為共產主義。亦不足以言治平。以其保存物質之發展而无精神之發展也。物質是實的。實則多所抵觸。精神是虛的。虛則遊行自在。以礼為教。易物質之欲為精神之欲望。自[illegible]欲望。再以樂教涵詠之。則物質之欲念淡。精神之欲望愈隆矣。古時所以制宗廟之礼為教也。緣宗法時代之需要也。今日欲制礼樂以為教。必令空間時間兩斟民族性而行之。断不可以旧知現代中國之古代人。亦不可以[illegible]中國現代之外國人也。

践其位，行其礼，奏其乐，敬其所尊，爱其所亲，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此中言以礼为教也。以今日之教言之，践其位者，各安其职业，努力本位也。行其礼者，守国家之法律，社会之规律也。奏其乐者，有优美之思想和悦之容貌也。敬其所尊者，爱国也。爱其所亲者，爱父母妻子也。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者，中国数千之习惯，至今犹尚有守者，丧尽哀，祭尽礼也。孝之至也者，礼记祭义：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阵无勇，非孝也。又曰：恶言不出于口，忿言不反于身。不辱其亲，可谓孝矣。凡此皆孝之至也，岂非今人当奉行者乎。

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宗庙之礼，所以祀乎其先也。

郊祭天，社祭地也。古者以衣食之所自出，而制祭天地之礼。宗庙之礼，是祭祖宗之礼，以人类之所自出，而制祭祖宗之礼。天地祖宗，是人生活之本。祭地天祖宗之礼，皆是[illegible]所以制之也。

明乎郊社之礼。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禘、宗廟之大祭。嘗、秋祭也。四時皆祭。春祭曰祠。夏祭曰礿。秋祭曰嘗。冬祭曰烝。言嘗者、舉其一耳。此言以修道之礼為教也。在上能明礼義。則治國可以教人。在下者能明礼義。則可以受教。如示諸掌。言其易也。郊社之礼、禘嘗之義。何以能治國。以踐位行礼奏樂。皆有規律之動作。以養成有規律之行為。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事亡。皆有情感之發動。以養成有情感之意志。行為既有規律。意志深於情感。則人民自然安寧而能團結。必不向物質一方面發展而抵觸矣。中國古礼教為亡之今日。而情感猶能為社會之中心者。蓋以教之深入人心。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今之言社會教育者。只知直接之開示。不知間接之涵泳。當注意及之。

右以上五章。言修道為教之事。上章總言五倫。此章專言父子一倫。所謂有父子然後有君臣也。由父子擴充而為家族。由家族擴充而國家。全於祭祀之禮。故以祭祀之礼為教也。第十五章十六章十七十八十九章。

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

此言修道之教。文武見之於政治。今人當先習之為學問。而後見之於政治也。文武之政。周公制作之。布在方策。方、板也。策、簡也。言文武之道之教。既行之為政治。而又布之於板簡也。其人存。則其政舉。如文武存。其修道之在於政治也。其人亡。則其政息矣。文武亡。其所修之道。尤於方策也。後人因方策以求道。人亡。而道不亡。即其政不息也。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

敏、速也。蒲盧、蒲葦也。立人之道。而政速成。猶立地之道。而樹速長。蒲葦、也又易生之物。而政似之。文武雖亡。文武之道尚在。人當取以為治。故曰為政在人也。文武之道。不必外求。求自己之身。即天命之謂性也。修身亦不必外求。求之於本有之性。即率性之謂道也。道有正有邪。五常之性。正道也。仁義禮知信五性。只言仁也。以仁為五性之首。義禮知信。皆由仁

而生。於下言之。

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

周敦頤太極圖說曰。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

言其有人之形。具人之鬼神。自然有求生活之良知良能。由良知良能之

經驗。自然生有親愛之仁。故曰、仁者人也。由仁之經驗。自然生有斷制之義。

故曰、義者宜也。由義之經驗。自然生有文飾之禮。故曰、禮所生也。由禮之

經驗。自然。生有明達之知。下文、知人知天是也。由知之經驗。自然生有要

約之信。下文、信乎朋友是也。

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

不可以不知天。

此言文武之道。當求之於身而修身也。修身當於行事見之。不可徒託諸

空言。或徒存諸思想。對于家庭。當盡事親之道。對於社會。當盡待人之道。

盡己之心以事親。忠也。故曰、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推己之心以待人。恕也。

事親。不可以不知人。忠恕雖違道不遠。而究非道。道之大原出於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是也。故曰、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道雖出於天。必修之而後可教。下文所言天下之達道也。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行之於事者謂之道。得之於心者謂之德。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五者之道。是修道之教。行之於人性之理據者。人不能離開團體家庭社會。是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皆與人有密切之關係。修道者因是以為教。此儒家倫理的政治學所由成也。知仁勇三者之德。是修道之教。得之於心者。論語、知及之。知也。仁能守之。仁也。莊以涖之。勇也。得之於心。閑邪而克誠。行之於事者。往而不宜。人必先有三達德始可以行五達道。故曰、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間。不能盡己之性。持之以敬。處之以知。非達道。有達德然可以行達道。然不知、不仁、血氣之勇。雖得

得之於心。不可謂之達。必知仁勇俱備。而出之以誠。始可謂之達德。故曰、

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誠也。言五達道以三達德行之。三達德以一誠行之。

文武之政。即文武之道。布在方策者。學者當以一誠行之。誠者物之終始。

不誠無物。是以君子誠之為貴也。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人雖有上中下資質與力量之差。及其知之所至。行之成功。則無差別。

知未至之時。困知自不敢望夫學知。學知自不敢望夫生知。及其知已至之時。生知學知困知之事已混同一。知而已。功未成之時。勉強行者自不及夫利行。利行者自不及其安行。及其功已成之時。安行利行勉強行之迹已混同一。成功而已。生知學知安行利行未必優。困知勉強行未必拙。

此勉人不可以資質之愚。力量之弱。而自餒也。

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

行五達道。必先有三達德而入德之路在於好學力行知恥三事。好學雖

非知而近乎知。積學不倦，思被而知見矣。力行非仁而近乎仁。力行不懈

而仁熟矣。知恥非勇而近乎勇。恥不若人，發憤自强，而勇見矣。此三者示

人入德之路也。

知斯三者，則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

天下國家矣。

好學力行知恥，是入德之路。修身之事也。然由好學力行知恥以修身，則

知仁勇備於己。治人治天下國家，皆由己而推之。至難事矣。所云學也。

學治人治天下國家，致力於九經之事。而於致力於知仁勇三達德之事。不

修身而治人而治天下國家，宜乎無其本也。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

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

經，常也。治天下國家有九種常道。此九經之目也。治天下國家以身為本。故

第一目是修身。修身之要，在於親師取友。故尊賢次之。親師取友，而身念修由身以及於家。故親親次之。由家以及於朝廷。故敬大臣體群臣次之。由朝廷以及於國。故子庶民來百工次之。由國以及於天下。故柔遠人懷侯次之。大学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八目。此修身以身以上，只以好学力行知恥三者括之。故曰、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修身以下四目。而分為九經。修身以下是政治學。人君学之。可直接用以治國平天下。人臣学之。可輔佐人君用以治國平天下。民主時代。人人有治國平天下之責任。故人人當学。攄九經之目。容有未入耳。

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群臣則士之報礼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此九經之效也。道是已修之道。即書洪範之皇極。亦即周敦頤太極圖說之人極。立、即皇建其有極之建。亦即立人極之立。九經以修身為本。大學

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也。必道之而身始真能修。上文所
謂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是也。道之而修身。以下八目。
始能收其效驗。尊師取友。則庶事自理。故父尊知則九族敦睦。現代政治
雖不以家庭為根基。而中國數千年之習慣。猶能完全泯滅於人心。雖無
顯著之表見。不若冥默之關係。大臣政務官也。敬者優其任也。不眩則処
事不疑惑也。群臣事務官也。體者重其祿也。士之報禮重。則尽職也。子庶
民尊重民意。民权自發達也。來百工。通商惠工。生產日增長也。至遠人和
待外人也。懷諸侯。聯合都國也。四方歸諸侯。畏服各國國勢好。都無猜忌
也。以上種〻。在於今政治上。細目當有出入。相方法當有變更。而原理原
則。仍不外此也。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
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
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

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絶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

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

此言九經之事也。九經之事，舊注甚詳，無不復解，並於今日之世也。擇其要

而解說之，以備今日政治學者有所參考。修身非政治學範圍，而闕

除之為切要。言必信，行必果，非禮不動，至公無私，所以修身也。親親雖是

數千年習慣，時移勢異，斷不能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之說以私其

所親。至於敬大臣，勸百姓，勸百工，只須隆其位，重其祿，尊其國意，通商惠

工。一以言信行果，非禮不動，至公無私之心行之，即所謂勸也。至於柔遠

人，懷諸侯，無所謂柔，無所謂懷，內之遵守國家之法律、社會之道德，而安

定己國；外之遵照國際之公法、國際之道德，而和睦鄰國。已為政治中之

完人。其繼絶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更以見心胸之公正而偉大，言無不侵

略平吞，反損人利己之心。今之國際關係，發揚此等公正廣大之心胸

者，未至乎其運禍焉。至於如此地之甚也。

凡為天下国家有九経。所以行之者一也。

上言知仁勇三徳。所以行之一也。此言修身、尊賢、親親、敬大臣、體群臣、子庶民、来百工、柔遠人、懐諸侯、九経。所以行之者一也。朱氏注皆云。一者誠也。周敦頤通書云。誠者聖人之本。三徳而不誠、則為小知小仁小勇。其害尚微。九経而不誠、則文告之所施皆為具文。甚且借美名以行姦。其害甚巨。今之国内国際政治。其所布而表見者。無不美善也。而卒不能收実分之一之效也。不誠故也。尤甚者。反逆而馳。則又不但不誠已也。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

豫。荀子大略篇。先患慮患謂之豫。豫則禍不生。是豫[illegible]之所謂[illegible]而定之也。即今日之五年計畫、十年計畫是也。凡事無論政治、或学問、皆当事前豫備也。孔子十五而志於学。此終身之豫定也。以後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従心所欲不踰矩。此十年之豫

定也。必有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之豫定。始能有而立、不惑、知天命、耳順、不踰矩之效驗。此豫之之要也。言事行道。皆須前定。前定、即豫之謂。不給、不困、不疚、不窮。即豫之效果。有誠之本。有知仁勇之三達德。有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五達道。有修身、尊賢、親親、敬大臣、體群臣、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懷諸侯之九經。而必先有豫定之計畫也。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上文兩言所以行之者一也。一、即誠。以體言。真實無妄之謂誠。以用言。日之熱力散布於空間。無所不遍者之謂誠。人得此熱力以生。本體自具有熱誠。而其事不雜。此大學所以明明德也。下文誠者天之道。是明德。誠之者人之道。是明。明之之道、是學博學審問慎思明辨。是明之事。即皆是明善之事。明善始可以誠身。誠身始可以順親。順親始可以信朋友。信朋友始可

以獲上。獲上始可以治民。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在於修身。修身之本。在於格物致知誠意之道也。此為學之序也。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誠者。是誠身之誠。天理之本也。天之道也。誠之者。是明乎善之明。人事之當也。人之道也。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天之道。天理之本也。此生知安行。聖人也。擇善固執者。擇善必擇始能辨之明。執必固始能守之以(行之篤)入之道。人事之當然也。此學知利行困知勉行中人及中人以下也。雖天道人道不同。及其成功。人合乎天。其誠一也。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五者。誠之者之事也。博學審問。格物也。慎思明辨。致知也。篤行即誠意正心修身之實踐者也。亦即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實踐也。篤行所學所問所思所辨。誠之者即為誠也。上文所謂及其知之一也。及其成功一也。

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誠之者。欲與誠者相同。於有努力於人之道。擇善固執。於學之。學而弗能弗措。審問之。問而弗知弗措。慎思之。思而弗得弗措。明辨之。辨而弗明弗措。篤行之。行而弗得弗措。以己之百。敵人之一。以己之千。敵人之百。是用功於勉行之事。果能以擇固執之心。努力於困學勉行之事。愚必明。柔必強。人也。合乎天矣。中人以上。勝世乎一。中人亦不多。有中人以下。當以一人己百。人百己千。以自勉也。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由誠而明。出於天命之性。由明而誠。出於修道之謂教。性教雖不同。誠則明。明則誠。其天之與成功一也。生知安行。困不可必學知利行。亦千萬人中一人。聖人教人。不必求生知安行。學知利行。此而教之。困知勉行。學之

不遷。自可優入聖域。孔子言參也魯。一貫之道。卒傳之曾子也。

右第六章。言文武之道。在方策。人當以困知勉行學之。而指出許多學的方法。九經、五達道、三達德。而總一誠字。原二十二十一章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此承上章自誠明謂之性而申言誠之也。至誠者、是自誠明之誠。誠之極致也。性、即天命之謂性之性。性未為人欲所蔽。而具有至精至粹自然之誠。盡者、充而極之也。人物皆稟有球之勢力以生。不得人同此性。即物亦同此性。唯至誠者、能充其性。無絲毫欠缺。[illegible]盡其性。以及於人。[illegible]則人亦能充其性。無絲毫欠缺。人盡其性。以及於物。則物亦能充其性。無絲毫欠缺。盡人之性者。如論語、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是也。盡物之性者。如為守、山川草木亦莫不宜。知他被逆、鳥不搞、獸不獨

是也。人物之性但尽。人也而作於天。可以贊天地之化育。而與天地為參。人與天地同是一誠。人之誠即天地之誠。人生於二氣五行之中。人還得二五之精以生。人與天地無少分別。惟在能尽性不能尽性耳。只要能尽己之性。自然能人之性。自然能尽物之性。自然上極天。下極地。天地位焉物之而同尽其性何也、包裹天地。同是一誠而已矣。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变。变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

此承上章自明誠謂之教而推言之也。其次致曲。曲能有誠。是自明誠之誠。誠之次者也。曲如礼記曲礼之曲。鄭玄云。曲猶小小之事也。致、推而極之也。由小事之誠推之極於大事之誠。由一事之誠推之極於事事之誠。故曰曲能有誠。誠於中形於外。故曰誠則形。形是見於容貌。形之微也著是顯見於動作形之照著。故曰形則著。著著顯之於動作。猶未甚明。明則見乎動作也。周旋進退。无不中禮。故曰著則明。其動作之周旋進退。无不中禮者。

此自己之動作、其動作未及於人也。必一時之動作、與永久之動作、暗室

一人之動作、與公衆之動作、其周旋進退之不中禮。故曰、明則動。周旋

進退之禮、至於其在一時、在永久、在暗室、在公衆、至不滿之於其身、一定

其平日之氣質與其態度。故曰、動則變。先滿既久、身與禮化。故曰、變則化。

此自明誠之教而致之也。其始雖有不同、其卒無有錯異。性教雖二、而誠

一。則故、唯天下至誠爲能化。此文之至誠、與上文之至誠、豈有分別。必至

於化境、始克臻此。所謂明則誠矣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

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自誠明之誠、自明誠之誠、皆至誠、豈有分別。此言重誠之用也。至誠者寂

然不動、感而遂通。前知者、非一再能前知、能知幾也。幾者動之微也。禎祥妖

孽、個人之幾。古者大事必筮龜、蓍所以筮、龜所以卜。吉凶見於蓍龜乎幾也。

動乎四體者、如晉惠受玉惰、楚之屈瑕舉趾高、周成叔受脤不敬、晉厲公步

高而遠視。豆卻錚之魚。師卻俯受衛君言。畢徵吾禮其進退周旋之間。不

知不覺而然也。是此家也。為禍為福。視其行為之兆於幾者知之。先知其、

先知此家也。知家失。神乎。故曰。至誠如神。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誠者

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

故時措之宜也。

上下皆言至誠。此單言誠。上言誠之道。可以前知。是言誠之用。下至誠不

息。是言誠之體也。此皆言聖誠。此別言君子。誠字解說。並非誠之用。亦非誠之體。

故單言誠。誠者自成。言誠非自外來。人得日踐之務力以生。而誠周徧於

身心內外。自成者。自明誠之也。道、率性之謂道之道。自道也之道。謂率而

率字之義。所以誠是物之終始。始、天命之謂性也。終、修道之謂教也。人有

人之本性。必教始可復人之本性。故曰不誠無物。是以君子誠之為貴也。

同之誠信成己。必須成物。成己是仁也。成物是立人達人。亦知也。

二者皆是性之德。成己成物，是性之所固有，得之於心也。成己是也，成物

是外，合成己之仁，成物之知，皆由是字。修道之教，是以時措之於人己而

無不成宜。言誠己誠人，皆要修道以教之。後之學者，所當注意也。

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

此言仁之本體也。仁之本體，乾健不息，不息自無間斷，生生不已，而能久。

久則誠之於中者，自能徵驗於外。久則徵者，由內以及外也。徵驗於外之

誠，及於悠遠之也，無不周備。徵則悠遠者，由己以及人也。由內及外，由己

及人，則誠之積，含蓄而深厚。誠之發，高大而光明。故悠遠則博厚，博厚則

高明。凡此皆是自明誠之誠，教之效也。修道以教之誠之本體，其發展有

如是也。

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

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

一 載物必須博厚，不博厚只能載小物，不能載大物。覆物必須高明，不高明

只能覆小物。不能覆大物。成物必須悠久。不悠久只能成小物。不能成大物。此言誠之體。充積於其中。發見於其外。而有此不可思議之力。即下文無不持載。無不覆幬也。四時錯行。日月代明也。故曰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是空間。悠久無疆。是時間。必以時間之一切。成空間之一切。不見不動。而章而變。自誠明之誠性也。而章而變而成。自明誠之誠。故也。以此見數之力。不可思議。即誠之力。不可思議也。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

太極圖說云。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其為物不貳也。又云。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其生物不測也。為物不貳。生物不測。可以一言盡之。誠而已矣。即上文誠者物之終始也。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博厚高明。空間也。悠久。時間也。必合時間空間之不貳。始能有不測之生

物。天地之道。一誠而已矣。充滿於空間。周遍於時間。皆此一誠之循環不息。始能有下文所言天之無窮。地之廣厚。山之廣大。水之不測。而有生生不已之功。

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鱉生焉。貨財殖焉。

鄭玄曰。昭昭。猶耿耿。小明也。朱彬經傳考證曰。四多字。皆言積小至大。從微至著。不言少而言多。加字達詞。猶亂之訓治。臭之訓香。按朱說似是而非。多者。其多不過如是。今人恆言也。辰。[illegible]之借字。星者。金木水火土五星。辰者。角亢氐房心尾箕斗牛女虛危室壁奎婁胃昴畢觜參井鬼柳星張翼軫二十八宿。恆星與行星。視爲同類。古時天象學未明瞭也。洪頤煊讀書叢錄云。卷。讀如閩眾之圈。鄭注。卷。猶區也。昭昭之多。一撮土之多。一

卷石之多。一勺之多。指目所及見者一處言之。及其無窮。及其廣厚。及其廣大。及其不測。指目所不及見者全體言之。以明其為物不貳生物不測之實。

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

引詩周頌維天之命篇。以明天之至誠無息。下贊文王之至誠無息之文王之至誠無息。上合於天之至誠無息。天之所以為天。文王之所以為文王也。皆是純亦不已之德。人與天合。王道成功。純一、即上文之為物不貳。不已、即上文之生物不測。

右第八章。此言天之誠。原二十六章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聖人之道。即至誠之道。承上文文王一節言也。發育萬物峻極于天者。言修

道之教。發育萬物。高大極于天也。教出於道。道出於性。性出於天。及其教成。仍合於天也。礼儀威儀。是修道之教。三百三千。言其條目之多也。待其人而後行也。其人存。則其政挙。其人亡。則其政息也。至德者。所修之道。得於身心。毫無失也。至道者。所修之道。行之於礼。毫無勉強。無至德。不待行至道。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鄭玄云。凝猶成也。言行之而成也。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

君子。後之学者。德性。天命之性也。問学。修道之教也。廣大。性極於教也。精微。教後於性也。高明。天理之本然也。中庸。人事之當然也。故者。上文文武之政。布在方冊也。新者。下文質諸鬼神而不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敦厚者。致發育物。峻極于天之道也。崇礼者。崇礼儀三百威儀三千之礼也。

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君子德之學，如上所言，其學已成，無論居上位、居下位，國有道、國無道，皆足以自立。引詩大雅烝民之詩以證之。明於理謂之明，察於事謂之哲，保身謂順事理以保身，非避害全軀之謂。不驕不倍，足以言興，默足以容，皆據理言之，非據事言之。是以知君子為學問中之君子，非政治中之君子。此言君子雖有自明誠之學，要當審事理以處之也。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烖及其身者也。

愚者，有其位而無其德者也。賤者，有其德而無其位也。好自用，即上文不能以言自興者也。好自專，即上文不背以默自容者也。鄭玄曰，反古之道，謂曉一孔之人，不知今王之新政可從。朱注反，復也之訓本之。俞樾群經平議，以反訓違。其同，蓋既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勢必生今之世而違改先王之道，宜乎烖及身矣。按下文有吾從周之語，鄭玄之說是，當從朱注訓復，不當從俞平議訓違。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

此引孔子之言。自用自專。生今反古。烖及於身。凡此是不能自成者也。有自成之誠。而自道之道。素位而行。不願乎其外。所以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也。今天下。言當時也。同軌同文同倫。是天下統一之時。周公制作之政。禮文俱備。文武之政。布在方策也。有位無德。在上之嗣君也。有德無位。在下之聖人也。無論其在上之嗣君或在下之聖人。皆不敢制禮作樂。所以警戒學者。自用自專。生今反古也。

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論語。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又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則是周之禮。由夏殷損益而來。又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孔子嘗學夏殷之禮。而能言夏殷之禮。卒以杞宋不足徵。無人能信。此所有德無位。不敢作禮樂也。

學之言之。是學問之事。蓋謂問為邦，孔子告以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

之冕，是知設舉，是孔子之學說也。用之，是政治之事。從周，是孔子之政治也。

制礼作樂，是政治之事，必聖人在天子之位也。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

鄭鄭玄云：三重，三王之禮。朱注引呂氏之說：三重，謂議禮、制度、考文。二說皆

未妥。姚氏是早中庸其說云：徵，以時言，一重也。尊，以位言，二重也。善，以德

言，三重也。毛氏奇齡云：釋文作本訓，德信時作三重。義較近理。據此下文

所言上焉，雖善無徵，無其時也。下焉者，雖善不尊，無其位也。既有其時，

又有其位，若無其德，而民亦不從。必有其德，以君子之道本諸身以下所

言也。時，從德為三重，三重俱備而寡過也。

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

此三重之一時也。夏殷之禮雖善，杞宋無徵，時移勢易也。夏殷之禮，孔子

雖然言，而無徵不信，民弗從也。

下焉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

此三重之二。位也。孔子指四代之礼。有其德而無尊位。不尊。雖善於礼不

能取信於民。而民弗從。

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

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此三重之三。德也。君子之道。即上文聖人之道。而即修道謂之教之道。制

作爲聖人。學者爲君子。同一天命之性。率性之道。本諸身。以道修諸己也。

徵諸庶民。以道驗諸民也。考諸三王而不繆者。以此道考諸三王之教而

不繆也。建諸天地而不悖者。以此道參於天命之性。而不悖也。質諸鬼神

而無疑者。此道之得於心。與洽於天合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此道

之布在方策。傳于萬世也。

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

德由於性。性出於天。故知天。道修爲教。教及於人。故因知人。知天知人。而

君子之道全矣○道實於理謂之道○道而至方是謂之道○必須行兆而宜矣○

始可俟聖人而不惑○君子之道○先知天而後知人也○

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君子全於聖人之道○知天知人○故動為道○行為法○言為則○此是所道之教○自明誠者也○君子之動作言行若是○遠者悅其德○而有企慕之意○近者狎其行○而不厭斁之心○引詩周頌振鷺篇○以證君子之名譽○在彼無惡○即遠之則有望也○在此無射○即近之則不厭也○自君子尊德性以下之君子○皆指學者而言也○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

以下言仲尼之行○以為學者之準則也○祖述堯舜○章古時聖賢之道德也○

憲章文武○遵守今時王之法律也○上律天時者○知其有時間也○下襲水土者○

世知有空間也。道德、法律、時間、空間、四者。是人所當時時遵守者。古時以
是。今時亦以是。即如時亦當以是。今之言道德者不知法律。言法律者不
知道德。言時間者不知空間。言空間者不知時間。各各遵守一邊而自以為
是。宜乎其行為多所窒礙也。

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

言中庸之道。如天地四時日月也。持載、如地之持守也。覆幬、如天之高明
也。錯行、如四時之代謝也。代明、如日月之循環也。雖未言誠。實則誠之所
至。無一物而不感。無一時而間斷也。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
大也。

釋辭。威鳳。猛獸鷙鳥。奇花異樹。荊棘野草。皆生育於天地之間。故曰萬物
並育而不相害。不相害者。非物與物不相害。言天地對於萬物之育而不
害也。道並行不相悖者。道是生活之道。萬物各有生活之道。以生以長於天

地之間而不相悖也小德者言萬物各遂生活之道如川之流而通達也
大德者言天地化育萬物共生之道得其自然之理言無窮盡不偏不倚敦
厚而成化也天地能容萬物如是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仲尼德合天地
其道之大似之
惟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
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
至聖即上文大哉聖人之道之聖不必拘之指仲尼而言也聰明睿知足以有
臨知之事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仁之事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勇之事
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禮之事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文之事也知仁勇是
體禮文是用必先有知仁勇之體而後有禮文之用其實皆是一誠之所
發此所以為天下至聖也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
溥博周遍而廣濶也淵泉清深而靜深也言至聖之道如是充積於其中

發見於外曰時出。時出自然而出。源之不絶。所以如天之周遍而廣
淵之淵之清淨而靜深也。
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
充積於其中為德者。見於其外為道。溥博淵泉。德之積於其中者也。見之、
言之、行之。道之發見於其外者也。莫不敬、莫不信、莫不說。此所以如天如
淵也。要之只是一誠之事也。
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
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至聖之德。溥博淵深。至聖之道。民莫不敬。民莫不信。民莫不說。所以極於
覆載之間。人類所至之處。凡有血氣之倫。莫不尊為君。親之如父母。一誠
之所施。至無親疏厚薄存於心。自無親疏厚薄見於其面。此至聖之道德
所以配天也。
右第九章。此言人之誠。為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章。

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

至誠即上章之至聖。誠配天而言。故曰至誠。誠即自誠明自明誠之誠。為性為教。其誠一也。大經者、九經之類。文武之政。布在方策者是也。大本者、知仁勇該也。化育者、天人物之性。而參天地者也。皆至誠之功用。不著倚於物而後能也。

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肫肫懇至貌。贊上文經綸天下之大經也。淵淵靜深貌。贊上文立天下之大本也。浩浩廣大貌。贊上文知天地之化育也。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者。聰明聖知。至聖也。達天德。至誠也。固聰明聖知達天德。由明而誠也。其不固不達者。無所不能知也。固字須有工夫。論語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能固自然能達。能固能達。自然能知。所以學要有而恆也。既有又恆。所學自固矣。

詩曰。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

而日亡。

引詩國風碩人篇。以證君子之道也。道、即生活之道。君子於生活之道。文

之禮教。使物質之欲望。融化於精神欲望之中。以遂其生活。如衣錦尚絅。

不使其文著於外。故曰。闇然而日章。闇然者、不生活為生活。而以禮教為生

活。日章者、優游於禮教之中。卒得良好之生活也。小人直於生活之道反

是。從事於物質之發達。以求生活之完足。物質發達之極。即生活擾亂之

時。故曰。的然而日亡。的然者、以生活為生活。物質之發達。日新月盛。日亡矣

物質之生活。其欲望彼此衝突。生活即不安寧。每一次歐戰。此次世界大

戰。皆是的然而日亡之類。

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

淡而不厭。精神之欲望日隆。物質之欲望日淡。樂道安貧。淡於物質。不厭

於精神。顏子之簞食瓢飲。居於陋巷。不改其樂。子路之衣敝縕袍。與衣狐

終這不恥。是淡而不厭也。簡而文也，一己之生活極其墨陋，公家之祭祀極

其文飾。為之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

乎溝洫，是簡而文也。溫而理也。物質之欲望淡泊，物質之享用雖極又單

簡而泰也，乎不自足。其貌溫也。外則秩敘井然，有文也，內則靜志凝神

彬彬不亂，其心理也。是溫而理也。君子之所以能如是者，皆是修道以教

之效也。

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

修道以教，以禮教之文，雖持其生活之安，其效顯巨，其效甚緩，所謂王道

無近功也。此風之化物，微不可見。此禮教之所以難行，而一般人認為迂

闊也。必知遠之由於近，風之所自來，微之必之可顯，能明乎此三者，修道

之教，始能得之於心。故曰可與入德。言學者當先自明，此大學之道所以在

明明德也。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

唯人之所不見乎。

引詩小雅正月篇，以為入德之功。潛雖伏亦孔之昭，知誠於中者形於外。得之於心為德，而見之行之於事為道也。內省不疚，則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之道。內省於心，而無不足也。無惡於志，蓋反之於心無愧，而無不安也。人之所不見者，是人所不知己所獨知之地，此居己之性也。

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引詩大雅抑篇，為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之證。不愧屋漏，誠之積於己也。而敬而信，誠之及於人也。又引詩商頌烈祖篇，為君子不賞而勸不怒而威之證。無言而靡有爭，是誠之積於己者至厚，而民勸而民威，是誠之及於人者愈深也。又引詩周頌烈文篇，為君子篤恭而天下平之證。不顯惟德，而辟其刑，誠雖積於内而不顯，人自感於外而來化也。一天下平，太平之

極致也。蓋子一誠之所積而行所無事、不動不言不賞不怒篤恭。於己行

所無事、而人自感化於不知不覺之中。而敬而信、民勸民威、而天下平也。

此能尽人之性、能尽物之性也。

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以政治民、是以聲色治也。以德化民、是以聲色化民。是以聲色化也。政不如德、治不如化。

上文不動不言不賞不怒篤恭、皆以聲色化民、行於自然、而民亦自然感

化之、故敬信勸威、無土犹未離化之極致。不大聲以色、言不第聲色之

形迹。故聲色之於化民末也。以德化民、猶有形迹可見。德輕如毛、而毛猶

有倫可比擬。可比擬而有輕重、不如天之生物、無聲無臭。無聲色可

見、治之極致也。此即上文贊天地之化育、與天地參也。毛傳、輶輕也。倫、比

識。遂郭氏、倫猶比也。載、讀曰載、謂生物也。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詩大雅

皇矣之篇。德輶如毛、詩大雅烝民之篇。上天之載、[illegible]無聲無臭、詩大雅文王

之爲。此爲一篇之綱領。此篇前論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相交。彼言其理

此是此言又事物是也。

右第十章。言人之誠合於天之誠也。自二十二三十三章。

大學新解

陳敬第



大學新解

涇縣胡樸安著

鄭目錄云。名曰大學者。以其記博學可以為政也。大戴礼保傅篇曰。古者八歲而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而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小藝小節。少儀內則等篇是也。大藝大節。此篇及保傅學記等篇是也。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大學對小學而言。小學之道。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礼樂射御書數之文。下文格物致知之道。道是率性之謂道之道。生活之道也。小學之道。不出於人倫日用事物之常。謀一己生活之道也。大學之道。修道之謂教之道。下文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修飾生活之道為礼教之道也。修飾生活之道。得之於心者曰德。尚書堯典言峻德。此言明德也。生活是率性之道。修飾為礼教。人我之善。皆給而足。是道人人性分所固有。故曰明德。以其效用及人而言。故曰峻德。明明德也。此明字是動詞。明此明德。人人性分

所固有之明德造成一政治人格也。

親民。是使人民自相團結而親愛。中國從來以家庭為下層之組織。讀詩經周南召南。可以知文王組織家庭之工作。今有從詩經上考見中國之家庭一文。孟子言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故曰親民。謂求人民自相親愛之道。此是社會之組織也。

至善者。致至推而極之也。明明德善矣。然是有意努力。論語稱孔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而更善矣。親民善矣。然猶是使人民自相親愛。禮運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家。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而更善矣。止者。志之所止。止於至善。以見明明德親民之學行。無止境也。

在者。念念在之也。不僅有形之科目。在於明明德親民。而止於至善。其在形之念。必時時在於明明德親民而止於至善也。

大學之明明德親民。即是今日政治系之科目。明明德是政治人格。親民是社會組織。論語所謂修己以安人是也。至善。即是修己安人。至於至善

之域。論語云。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言善之至也。堯舜猶病。而大學之道。止於是也。以見政治無盡功。學業亦無盡功。懸一最高之目標。而竭蹶以赴之。心不分於他事。功不廢於半途。而更不使功成業就。滿而自盈。而亢龍有悔也。

今日政治系之科目。是政治術。非政治學。不僅政治人格無由建立。即社會組織。亦漠不關心。無論何種學。皆有其本質。皆有其對象。本質不立。無以自治。是無體。對象不明。無以治人。是無用。政治學之本質。在於自身。政治學之對象。在於人民。所以學政治學的人。一方面要注意自身。一方面要注意人民。注意自身。當明知改過遷善。如何可以明明德。注意人民。當知民族性。如何可以親民。今之政治系學生。僅學西方之政治術。既無自身之人格。又不知民族性宜如何組織。宜乎卒業後一無可用也。

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

知止者。立志止於是也。論語。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以議也。志

於大學之道。而以生活之道。存之於心。則在不足以議之列。既學政治學。當
立志止於至善之域。知學習最要注意。志止於升官發財知。固不可謂之
知。志止於成一政治家知。亦不可謂之知。知者。知明明德親民。其學其行，
各有窮盡。所以志極堅定。不以貧富貴賤毀譽者少。而稍有輕動。止於至
善之域。食無求飽。居無求安。孔子之不倦。是知止也。知止始不為一切外物
所引誘。是有定也。能之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而自靜。制
外以養中。而心靜。是能靜也。身心俱靜。習慣成為自然。是能安也。能安，則
可用思慮。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
得思義。隨所在而思惟之。而是能慮也。能慮，則明明德親民之學。始能得到
少許。若不知止。經過定靜安慮之程序。只能得到政治上之知識。非真得
也。必知止。經過定靜安慮之程序。始能得到政治上之行為。是真得也。
今引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以議及食無求飽。居無求安者。
以今之學者。皆以享受為志。要知飲食居處。看不淡泊。必不能為學。孔子學

不歷海不足以富貴於我如浮雲故也。富貴於我如浮雲。以飯蔬食飲水

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故也。今之人好吃好穿，必不能成一個学也。

此孟子所以云，飲食之人，人皆賤之也。

安靜慮得皆能定，独曰有知能了能也。有確有也。靜安慮得無止境，一時

有一時之靜安慮得，時時有時時之靜安慮得。定則止於是，永久不變，定之

工夫，全從知字而來。知之真，始能定之固。今之不定者，皆不知也。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至善是本，知止是末。此言入大学之所立志。物也，知止為始，能得為終。此

入大学之所行，志事也。定先於靜，靜先於安，安先於慮，慮先於得，於言之。

得後於慮，慮後於安，安後於靜，靜後於定，知所先後，用功不躐等，自然近

大学之道，不曰始終而曰終始者，志在於得也，自定做起，故曰終始也。不曰

得道而曰近道者，言入大学之初，按此程序用功，時時近於大学之道，能

得時時得少許，故曰近道也。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此一節為大學立科目。先言古時政治之施行程序。尚書堯典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一句。即總括堯典克明峻德至黎民於變時雍。意故不曰平天下。而曰明明德於天下。克明峻德。是明明德之事。以親九族以下。是親民之事。堯典純政治之行為。故親民言之特詳。大學立政治之科目。故直由家而推於身。由身而推之於心。由心而推之於意。推而至小學時代之知與物。為政治史上所不能无。此是論古時政治施行之程序。為大學立科目之標準。故開首言古之。自來注大學者。皆不留意古之二字也。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此一節是大學之科目也。格物是普遍的行為，致知是普遍的知識。二者小學之科目。言及格物致知者，必普的行為與普遍的知識達到相當的程度，始能知止。而可以入大學。入大學以後，首在誠意。誠意是大學第一步工夫。意誠而心始能正。心正而身始能修。間明明德一目，為三目。俾學者建立政治人格也。由此而齊家，而治國，而平天下。間親民一目為五目。俾學生注意社會組織也。除政治方法以外，政治學盡於此六目。而后二字。有許多工夫在內。至下各章言之。

鄭氏玄云：格，來也。物猶事也。其知於善深，則來善物。其知於惡深，則來惡物。言事緣人所好來也。孔氏穎達疏，鄭猶未明晰。蒼頡篇：格，度量也。惠氏棟九經古義云：度量事物，致知之道也。按度量事物是行，致知之道是知。小學先行而后知。故致知在格物。何以謂之度量事物？孔氏廣森禮學卮言云：物，射者畫地所立處也。如儀禮，序則物當棟之物。哀公問篇：孝子不過乎物。仁人不過乎物。故孔氏廣森言：此度量之意也。不過物則行為一.

出於。故格字又有正也之意。後遂轉移為格式語。阮氏元揅經室集。引
儀禮射禮。物長如笴。鄭注物謂射時所立處也。孔氏廣森。阮氏元。所解物
字。確是古訓。確是格物之義。鄭氏玄言事緣人所好來也之意。亦可以明瞭。
蓋言這一物為準的。而實是之一切之物。隨我所好而來。大學之格物。專
言善。鄭氏玄意善惡言也。宋人不識古訓。彭定陸說解格物為即物窮理。
至有以格物為是外物是性中物之推求也。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

儒家是倫理的政治學。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就政治而言。故曰以脩
身為本。此將大學之六科目。提出脩身一科目。使學者注意也。自誠意至
脩身。為學時代可實行之事。自齊家至平天下。是為學時代所討度之事。
身誠脩。而齊家治國平天下。必定可以做得到。一則現在必須做到的。一
則將來可以做到的。脩身是一總關鍵。故曰為本。今日大學法律系有假
闕庭一科。是法律的手續。非法律的人格。手續固要。人格尤要。政治系最

即手邊必斷不能有假的一科目。所以以現在必須做到之脩身一科目
為本也。古者自天子之元子眾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
秀。皆入大學。故曰自天子至于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也。
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
謂知之至也。
本。是壹皆以脩身為本之本。家國天下。對於身是末。此是大學之科目。脩
行之本末而言。若身不脩。則本亂。家必不能齊。國必不能治。天下必不能平也。
此須學者以現在可以做得到的。努力用功。若現在可以做得到的。不努
力做到。將來可以做得到的。必無希望也。倫理。政治學。由親而疏。由遠而近。
孟子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若好高騖遠。日日講
治國天下。而不講齊家。是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也。民族主義。擴充
家族為國族。此真政治之有程序。知今之青年。開口談社會事業。對於家
族。置之不問。對于自身。亦置之不問。是直本亂而厚薄倒置也。脩政治學者。

能知止。始謂知本。始謂知之至也。

右經一章。是大学之總要。明明德、親民是綱。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目。最重要的兩個知字。一知止。一知本。不知止。則不能用功。不知本。則用功是錯誤的。学者要把兩個知字認得清楚。始可以入大学之道。

鄭本无格物致知章。朱子本程子之意而補之。竊细心玩誦。古本確与格物致知章。修身章、所謂修身在正其心也。齊家章、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也。治國章、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也。平天下章、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也。而誠意一章、不言在致知格物。直曰毋自欺也。可見非缺文。格物致知。是小学。如少儀內則之類。大学是明明德親民之学。明明德是誠意、正心、修身。親民是齊家、治國平天下。大学之道。首在誠意。能誠意。則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一以貫之矣。照古本次第。不必如朱子之改移。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誠意是大学開始的功夫。毋自欺三字。是誠意之功要下手处。意之誠不

誠全在於自欺不自欺。毋者禁止之辭。這一志必須向誠的一方面做。又
必時禁止毋自欺。因利而為學也，即是自欺。因名而為學也，即是自欺。即精
有近名之志，夾雜於其中，亦是自欺。朝乾夕惕，將毋自欺三字，嵌在心間。
成為自然之天性。如惡惡臭，如好好色，當下即是。無容遲回審顧於其間。
出於自然之好惡。此之謂自謙。易謙卦彖辭：人道惡盈而好謙。謙之好惡，
出於自然之誠心。此之好惡，亦出於自然之誠心。故曰自謙也。毋自欺是
人所不知己所獨知之地。所以必須慎獨。慎獨是毋自欺之切實用功也。
行不愧影，臥不愧衾。時時慎之，至於寢不愧夢，始可謂慎獨之極至。慎獨
自謙是，自然有如惡惡臭好好色之好惡，貴於不自寬。慎獨當如是切實用
功也。

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
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此言小人自欺而不能欺人，以見慎獨之要也。甘心為非，見君子而不揜

其不善若其善。此小人之尤者。無足論也。其一種人。共人群居。為不善。見君子始掩其不善而著其善。此等小人。有意欺人。而人不能欺。是自欺也。又甚一種人。獨自閒居。為不善。或不自知。見君子始澶然自悟。復乃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此則一時良心發現。能知過。不能改過。只知掩其不善而著其善。雖不是有意欺人。而人卒不能欺。亦是自欺也。此之小人。是指後一種之小人。故曰閒居。閒居雖不能確定是一人獨居。斷不是與人群居為不善。不是有形之行為。是無形之意念。無所不至。可作兩方面看。一不善之行為。無所不至。一不善之意念。無所不至。厭然。據洪頤軒讀書叢錄引周禮天官鄭注。奄精氣閉藏者。厭與奄同。故其貌為之。按此即鄭注厭讀為黶。黶閉藏貌也之意。此蓋言小人或不自知其為不善。見君子始澶然自悟。故有厭然之貌。瞿氏灝四書考異引方愨解義曰。厭然乎。有厭故從新之意。果厭故從新。則善矣。而小人復見君子而後厭然。非其誠心也。解厭字雖不同。而小人見君子。掩其不善而著其善。確有此種狀態。如見其肺肝

此言揜不善著善之無益也。誠於中形於外者，合善不善兩者而言。善誠積於中，必形於外，不必善也。不善誠積於中，亦必形於外，不可掩也。惠氏士奇大學說云：君子積善於獨，小人積惡亦于獨，善惡不同，而積於獨則同是也。君子必慎其獨，申言慎獨之要，使人注意也。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此引曾子之話，以証如見其肺肝然之確，愈以見慎獨之必要也。惠士奇大學說云：小人無忌憚，故於獨也肆；君子無不敬，故於獨也嚴。嚴故日強，安肆日偷。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儳焉，如不終日。執惠氏說，是惟於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之嚴也。蓋學者時時如對師保，自然不敢自欺，不自欺，是誠意之下手功夫，亦即誠意之切實功夫也。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此言善積於中而形於外，以富潤屋喻德潤身也。富不必潤屋，而屋自潤；德不必潤身，而身自潤。即上文所謂誠於中形於外，上就不善方面言；此就

善一方面言。心廣體胖者，言善積於中者之態度。心廣言其心寬廣，體胖言其體安舒。此正與上厭然之態度相反。不善積於中者厭然閒哉，善積於中如心廣體胖。君子小人之分，不必詳細觀察，入目即知，即此誠於中誠於外之不可揜，所以君子必誠其意也。

鄭注云：胖，大也。宋氏鳳翔四書釋地辨證云：胖當讀為盤桓之盤。廣讀盤俗作槃，正由胖假為盤。俗字遂誤為本字作槃也。盤，安也。無斤安舒，有盡子所不愧，因衛不忭之意。文選注引聲類：盤，大石也。說文無盤，匠作盤，是盤有大義，故鄭云：盤，大也。惠士奇大學說云：君子之身心甚適，所大者其形，完廣者其德，為盛之之容，有衍之之色，皆所謂誠於中形於外，執拔宋次之釋字義甚析。惠氏之釋其義甚好，皆可從也。

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詩云：於戲前

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上言誠意之理。自詩云瞻彼淇澳以下。言誠意之事也。必有事焉。以為誠意之努力。孔氏穎達所謂唐明誠意之事是也。其事云何。自詩云瞻彼淇澳至此以沒世不忘也。為第一段。言道學、自脩、恂慄、威儀也。自康誥曰克明德。至皆自明也。為第二段。言自明也。自湯之盤銘曰。至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為第三段)言日新也。自詩云邦畿千里。至與國人交止於信。為第四段。言所止也。自子曰聽訟吾猶人也。至大畏民志。為第五段。言不以猶人自足也。此謂知本一句。是一章之結。誠意見之於事。必先以道學、自脩恂慄威儀。四項用功。用功既久。始從稍稍自明明德。由此日新不已。達到知止之知所止。即孔子三十而立也。聽訟猶人。不以所止自足。必也無訟。而止於至善之域。凡此皆誠意之所有事也。此謂知本。與上文此謂知本。文同而義稍別。上言理。此言事也。朱子更定章段。說之甚矣。略說大意於此。以下各段分說之。

第一段言道学自脩恂慄、威儀即是持学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之義。瞻彼淇澳至終不可諠兮。此衛人美武公之德之詩。言此首節以為道学自脩恂慄威儀之引導。如切如磋者。言如骨之切。如角之磋。是道学之謂。道、是審問学、是博学。求諸人也。如琢如磨者。言如玉之琢。如石之磨。是自脩之謂。自、是独自、脩、是脩飾。求諸己也。是審慎思明辨也。瑟兮僩兮者。瑟、顔色矜莊。僩、性行寛大。是恂慄之謂。恂、鄭讀峻之峻。慄、当是戰栗之栗。言其容貌恂慄持之於己也。赫兮喧兮者。赫、盛美。喧、宣著。是儀之謂。有威可畏謂之威。有儀可象謂之儀。言其態度儀威信之於人也。是篤行也。博学、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皆不自欺。可以達到至善之境。而為民之所不能忘。道盛徳至善。民之不能忘。是勉励学者之詞。不是贊美衛武公之辭。言学者将来本所学而行於政治。則盛徳至善。必定称道於民之口。記著於民之心。而不忘。再引周頌烈文之詩。以為民不能忘之證。民之所以不能忘者。其有賢親楽利之政。君子小人。各有以思之不已。至没世不忘也。自於戲前王不忘

至此以沒世不忘也。是申上道盛德至善民不能忘之意。孔氏穎達自為一段。夫之。

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

第二段言自明明德之事。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則誠意已有實矣。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之功夫有盡。篤行之功夫無窮。博學審問慎思明辨所以篤行也。篤行。所以明明德也。蓋引康誥太甲帝典以見明明德功夫不能恃他力。當以自力孳孳不已。故曰。皆自明也。康誥帝典之克字。太甲之顧字。當注意。言康誥太甲帝典之往之事。為學者當下之鞭策也。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第三段言日新之事。篤行之功夫無窮。明明德。非一時便明。必力行漸了而明。引湯盤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之銘。以見明。非一日而明。必日日說躍自新。不可懈怠。有懈怠。自身既明明德。又必作人民之明明德。努力社會川

之組織。麟之趾、關睢之應。騶虞鵲巢之應、文王親民之政治告成。故曰周
雖舊邦、其命維新也。引湯盤銘。爲學者現在之努力。引康誥及詩、言此
將來之法則。在大學時代、只可以做到明明德。而親民之道理、則不可次
不知。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知。鄭註云、極、猶盡也。君子日新其德、常書
心力、不有餘也。按鄭註、是乎法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也。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
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
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第四段、言誠意之所止也。一引詩言民之所止。二引詩言鳥之所止。以明
學者當有所止。為誠意之努力也。於止知其所止。知止之安也。可以人而
不如鳥乎。知鳥之切也。民止於邦畿。鳥止於丘隅。學者應當止於何處。列
詩言文王之所止。推而覽言君止於仁。臣止於敬。子止於孝。父止於慈。交
止於信。君臣是國。父子是家。交是社會。誠意之第一步。以道學、自修、物宗、

P6

威儀、誠其意。第二步。以明明德、誠其意。第三步。以日日新、誠其意。皆是修己也。修己之意既誠、進而於家國社會、誠其意。此文之止。與止於至善之止。其義不同。止於仁、止於敬、止於孝、止於慈、止於信。確有所止之事。為學誠意初步之標準。非謂止於至善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

第五段。言誠意不以猶人自足也。引孔子之言以明之。聽訟、是人所可能。使民無訟、是人所難能。即論語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之意。學者德明於己。而大畏民志。民感其德。則不得盡其辭。言學者以止於至善之域。誠其意也。

此謂知也。

此句、是誠意一章之總結。上文知止、與此文知本。義稍不同。上文屬於認識一方面。認識止於至善之域。而確定也。此文知本。屬於修為一方面。必修為止於至善之域、而有本也。學者修為。以誠意為本。而誠意必有第一

步第二步第四步第五步之事非是空泛議論此章前言理後言事極至

要也。学者回玩此章。方有入手之功。

右传一章释诚意

所谓脩身在正其心者。

脩本字修。說文。修、飾也。从彡、攸聲。彡、是文飾義。又是芟除義。攸、水行攸攸、

也。水行繼續不斷有攸久義。言繼續不斷文飾其身之義。芟除其身之惡。

此脩身之要義也。在正其心者。正心為脩身之本。故曰在。說文。正、是也。从直

也、从日正、直表于地、日正午而影直也、从止一。止一、有兩義。一止其心于

善之處。而一于正也。一止息其心于不善之處。而正于一也。兩義是一義。

一正說、一反說也。此章言正心

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

憂患。則不得其正。

— 身、程子改為心。朱子從之。張九成大學說曰。心之正體。無有忿懥恐懼好樂憂患

也。其所之為者，皆血氣也。此所以為身有而不言心也。惠士奇大學說云

言忿懥恐懼好樂憂患皆起于身，而心為之累耳。以此，程子破身為心，失

之。按張惠之說，可從。不必讀身為心也。惟其言之皆未知。忿懥恐懼憂患，

皆从心。惟好樂不从心。說文心部無懥字，懥當作疐，訓為礙不行。何以張

說心之正體無有。是說皆起于明也。不知此聯語非並語。因忿而成懥，因恐

而成懼，因好而成樂，因憂而成患。凡聯語稍遠于本義。懥曰忿懥，恐懼憂

患不必屬于心。自無形至于有形，所以言身也。

正心之方法有二。一則制其外以養其中，一則誠於中而見于外。此言制

其外以養其中也。因身有忿懥恐懼好樂憂患，動盪其心，而不能正。當有以制

制之。制之若何。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視聽言動，一率

於禮，自然忿不成懥，恐不成懼，好不成樂，憂不成患。心不受身之影響，而能

正也。忿本起于心，見于身而成懥，曰忿懥。恐本起于心，見于身而成患，曰

曰恐懼。好本起于心，見于身而成樂，曰好樂。憂本起于心，見于身而成患。

曰憂患起于心者無形而隱微見于身者有形而顯著心有隱微之不正

而又見于身也顯著之忿懥恐懼好樂憂患所還之則不正念甚此所以

貴制其外以養其中也

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此言誠于中而見于外也。又二。一粗一細。所謂粗者。視見聽聞食知味。此見聞知之粗者也。而心不在焉。塊然之身。至于不見不聞不知味。心為形體之主。一時不在。其粗如是。其可知。所謂細者。所見者形。而形之者未嘗見。有見于無形也。所聞聲。而聲之者未嘗聞。有聞于無聲也。所知者味。而味味未嘗知。故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無形之形。無聲之聲。無味之味。非存心養氣者由得見。故曰視而不見。無由得聞。故曰聽而不聞。無而知味。故曰食而不知其味。此見聞知之細。而心不在焉。不但塊然之身。不能見不能聞不能知。即粗略之心。亦不能見、不能聞、不能知也。心有塵要之究。其何如是。粗不必言。制外養中。誠中形外。正心之謂要也。

右傳七章釋正心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

說文。齊、禾麥吐穗上平也。本禾麥吐穗之整齊。引伸爲一切之整齊。齊家者、整齊一家之人也。整齊之義有二。一行爲上之整齊。飲食起居皆有一定之規律也。一思想上之整齊。好惡喜怒皆有一定之準則也。至於行爲與思想。皆隨家長之行爲思想而轉移。此其所以齊也。然必家長以身作則。所謂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也。故家長之身。不可以不脩。所以齊其家在脩其身。此章言脩身。

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

此章自來有二說。一鄭康成之說。之猶適。辟讀譬。一朱子之說。之猶於。辟猶偏。鄭說曰。之、適也。辟猶喻也。言適彼而以心度之曰。吾何以親愛此人。非以其有美德與。吾何以敖惰於此人。非以其志行薄與。反以喻己。則身脩與否可自知也。朱子之說曰。人謂家人。之猶於也。辟、猶偏也。五者在人。本有當然

之則。也常人之情。惟其所向。而不加審焉。則必陷于一偏。而身不修矣。

古本大學說。解第七節以鄭。所說為是。按鄭說可從。惟漢人作注文字謹嚴。未能分析。故後人多異說耳。修身節目甚多。其綱要有二。一言于擇師。所謂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也。一擇除私心。大公無我。好而知惡。惡而知美也。此二綱要。為修身之要。其他節目。隨時隨地。因事而修。其詳則儒行之所言。大學是政治學科目。雖亦是皆以修身為本之修身一目。二只言其綱要也。

此言善于擇師也。親愛。敬畏者也。賤惡。哀矜者也。畏敬。賢于己者也。哀矜。不如己者也。教惰。不要教者也。言過于親愛。親其所反身辟喻于己。己親畏者。擇善而從也。過於賤惡哀矜教惰。能反身辟喻于己。見不賢而自省。不善而改也。其隨時隨地皆可得師。此修身之綱要一也。

之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

此言摒除私見。大公無我也。如知惡惡知美。此如惡之山也。人之恒情。好而不知其惡。惡而不知其美。私我亂之也。不知何者是好人。凡與我出于是好人。不知何者是惡人。凡與我惡者。即是惡人。人之好惡。大多以是故也。知其惡。惡而知其美。如天下鮮也。予所云私愛。不知其惡。苗偏于私利。不好必為不知惡不知美之沉。修身者。須摒除私見。大公無我。自能擇善而從。不善而改。言不能摒除私見。大公無我。擇善而從之。不知其善。或雖知其善而不能從。不善者在前。不知其不善。或雖知其不善而不能改。此修身之綱要二也。

今之學者。見有人格高於我者。當反身自省。擇其善而從之。見有人格不如我者。亦當反身自省自檢察。去其不善而改之。又見歐美物質文明之善。而知其物質文明之惡。見己國精神墮落之惡。而知精神文明之善。凡此皆是切於身心行為之善。不可謂一知遂了事。知而不行。等於不知。己身不修。安能為人之法則。此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也。

右傳三章釋修身齊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

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康

治國必先齊其家者最要在一齊字梁襄王問孟子天下惡乎定孟子對

以定于一一者齊之謂也宗法時代宗子為一家之主體主一家之人皆

聽命爲能齊其家則一家之意志趣向一矣一家如是推之家家如是若

礎基固國之本以立詩云宗子維城對于家宗子是一家之主體對于國

宗子是一家之代表此宗子所以爲國之城也戰國時宗族法漸漸解散

而孟子言爲政不難不得罪于巨室巨室者大族也可見家與國之關係

就爲治者而言不能自教其家必不能成教于國就被治者而言一家之意

志趣向不統一一國之意志趣向必不能統一一國必有下層之組織家者

國之下層組也無事時家長各教其子弟有事家長各率其子弟以赴

令從有事時之教而養志一又有臨陣之教而趨向一故君不出家而成

教于國也其教之之法者何曰孝曰弟曰慈由家言孝以事親弟以事長

慈以保幼由國言推孝以事君推弟以事長推慈以使衆推之之法若何

礼記祭義居処不荘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朋孝也戦不

戦陳無勇非孝也不荘不忠不敬不信不勇皆謂之不孝者

廣義之孝皆包括于教孝之内蓋非僅身體用以養父母狹義之孝故曰

孝者所事君也此孝之推也弟慈之推雖經無明文可證準此可以例知

孝經事親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順可移長居家理故治可移官此

即孝者所君也弟者所以事長慈者所以使衆也義古者家教甚遠而完

宜之哉大戴記之公子公姓公族皆由家教而成近来只有学校教育未

有家庭教育而学校教育又不能善及宜人才消落也

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学養子而后嫁者也

事君事長使衆皆是治国之事而使衆尤為重要民為邦本使衆即治民故

引康誥以證治民之要道也治民之事多端而在心乎民為患天有飢寒

由己飢之也稷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伊尹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納之溝中文王之視民如傷皆是心乎民也后稷伊尹文王之心乎民可以康誥如保赤子一語括之保民如保赤子未有不能保者故曰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嘗謂民而實行保民之事者但能推保赤子之心以保民民自然能保故曰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以此念慮者所以使衆之確實固意罰亦是象刑皆出忠厚之至推有保民赤子能之慈使衆如是孝者事君弟者事長可以類推